

太陽下篇

S 2942  
5-342

陽明中大意  
上篇  
下篇

尚論前篇而

太陽經下篇

凡風寒雨傷營衛之證列於此篇  
法二十四條

西昌喻昌嘉言甫著

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

按上篇太陽中風、廼衛病而榮不病之證，中篇太陽傷寒、廼榮病而衛不病之證。然天氣之風寒，每相因人身之榮衛，非兩截病，則俱病者恒多。迨俱病則邪勢孔熾，其人必增煩躁，非發汗不解。故仲景取用青龍之法，乃內經陽之汗，以天地之雨名之之義也。但青龍為神物，最難駕馭，必審其人無少陰脈證，乃可用之。以少陰亦主煩燥故也。因是

太陽經下篇

更立真武一湯以救青龍之誤投。白虎一湯以匡青龍之不逮。神方畢用。所謂神乎其神者矣。有志精義入神之學者。請自茲篇證入。

用大青龍湯。詳辨脈證大綱三法。

發汗不燥故也。

①太陽中風。脈浮緊。發熱惡寒。身疼痛。不汗出而煩躁者。大青龍湯主之。若脈微弱。汗出惡風者。不可服。服之則厥逆。筋惕肉瞤。此為逆也。以真武湯救之。

原文

天地鬱蒸得雨則和。人身煩躁得汗則解。大青龍湯證為太陽無汗而設。與麻黃湯證何異。因有煩躁一證。兼見則非此法不解。蓋風為煩。寒為躁。故

用之發汗以解其煩躁也。究竟本方原於無汗者，取微似汗。若有汗者之煩躁，全非鬱蒸之比。其不藉汗解甚明。加以惡風脈微弱，則是少陰亡陽之證。若脈浮弱汗出惡風而不煩躁，即是太陽中風之證。皆與此湯不相涉也。誤服此湯，寧不致厥逆惕矚而速其陽之亡耶。仲景不能必用法者，盡如其法。更立真武一湯，以救其誤。學者能識其鄭重之意，卽百用不至一誤矣。特爲剖析疑義，相與明之。

按解肌兼發汗而取義於青龍者，龍升而雲興，雲

興而雨降鬱熱頓除煩躁乃解匪龍之爲靈何以  
得此乎觀仲景製方之意本是桂枝麻黃二湯合  
用但因芍藥酸收爲興龍致雨所不宜故易以石  
膏之辛其大寒辛以散風其以散寒寒以勝熱一  
藥而三善具備且能助青龍升騰之勢所以爲至  
當至神之法也然而去芍藥之酸收增石膏之辛  
散外攻之力猛而難制在寒多風少及風寒兩停  
之證則用當而通神其有風無寒之證及微弱之  
脉若不知辨而槩用之有厥逆惕矚而亡陽耳此  
疎庸之輩所爲望而畏之乎詎知仲景於風多寒

少之證而見微弱之脉。有川桂枝二、越婢一之法。  
桂枝全方不去芍藥。取用其二。全是不欲發汗之  
意。後改麻黃一湯爲越婢一者。略用麻黃石膏二  
物。示微發於不發之中耳。夫婢女子之卑者也。女  
子固以順爲正。況於婢。則惟所指使。更無專擅矣。  
以大青龍之升騰變化。不可駕馭之物。約略用之。  
乃至性同女婢之卑柔。此仲景通天手眼也。只一  
方中。忽焉去芍藥爲大青龍。而升天興雲雨。忽焉  
存芍藥爲小青龍。而蟠泥潤江海。忽焉用桂枝二。  
越婢一。而細雨濕泥沙。精義入神之道。比仙經較

著矣。後人不窺作者之藩，安望其能用之也哉。

再按誤服大青龍湯，厥逆筋惕肉瞤者，既有亡陽之逆矣。亡陽即當用四逆湯以回陽，乃置而不用，更推重真武一湯以救之者，其義何居。蓋真武乃北方司水之神，龍惟藉水可能變化，而水者真武之所司也。設真武不與之以水，青龍之不能奮然升天可知矣。故方中用茯苓、白朮、芍藥、附子行水收陰，醒脾崇土之功，多於回陽。名之曰真武湯，乃收拾分馳離絕之陰陽，互鎖於少陰北方之位。其所收拾者，全在收拾其水，使龍潛而不能見也。設

有一毫水氣上逆龍卽得遂其升騰變化縱獨用  
附子乾薑以回陽其如魄汗不止何哉厥後晉旌  
陽祖師以仙術斬蛟捕至蛟龍遁跡之所戒其家  
勿蓄勺水乃至從硯水中逸去可見水怪原有尺  
水丈波之能向非真武坐鎮北方天壤間久爲龍  
蛇之窟矣卽此推之人身陽根於陰其亡陽之證  
乃少陰腎中之真陽飛越耳真陽飛越亟須鎮攝  
歸根陽旣歸根陰必翕然從之陰從則水不逆矣  
陰從則陽不孤矣豈更能飛越乎故舍天人一致  
之理以譚醫者非其至也

後賢用附子爲末



以止陰躁。名曰霹靂散。藥雖善而名則可笑。夫陰躁正厥逆。憊惕之候。而霹靂又青龍行雨之符。以是名方。其違聖悖理。可勝道哉。

②傷寒脉浮緩。身不疼。但重。乍有輕時。無少陰證者。大青龍湯發之。原文

前條太陽中風四字。括上篇而言。此條傷寒二字。括中篇而言。風寒之脉證錯見。則桂枝湯與麻黃湯爲不可用。不待言矣。故二條反覆互明。大青龍湯尤爲風寒兩兼的對之藥也。無少陰證。成註謂不久厥吐利。無少陰裏證。夢語喃喃。誤人最大。仲

景來文但重乍有輕時六字蚤已挈明言但身重  
而無少陰之欲寐其爲寒因可審況乍有輕時不  
似少陰之晝夜俱重又兼風因可審所以敢恣行  
無忌力驅其在表之風寒若脉微弱身重欲寐則  
內顧少陰且不遑矣敢發之乎

細玩二條文意傷風脉本浮緩反見浮緊傷寒脉  
本浮緊反見浮緩是爲傷風見寒傷寒見風兩無  
疑矣既無可疑又當辨無少陰證相雜則用青龍  
萬舉萬當矣故脉見微弱卽不可用大青龍湯以  
少陰病脉必微細也方註泥弱字牽入中風之脉

陽浮陰弱爲解大失仲景叮嚀垂戒之意不思中  
風之脉以及誤汗等證太陽上篇已悉此處但歸  
重分別少陰以太陽膀胱經與少陰腎經合爲表  
裏膀胱邪勝腎切震鄰其在陰精素虛之人表邪  
不俟傳經蚤從膀胱之府襲入腎藏者有之況兩  
感夾陰等證臨病尤當細察設少陰不虧表邪安  
能飛渡而見身重欲寐等證耶故有少陰證者不  
得已而行表散自有溫經散邪兩相綿炤之法豈  
可徑用青龍之猛立剷孤陽之根乎仲景豎此一  
義用法之妙已竭盡無餘後人顛倒無傳妄行註

釋致令察脉辨證之際。懵然不識。要妙。祇覺仲景之堂。無階可升。其治虛勞發熱。骨蒸多汗。每輕用升柴。恣行表散。遵依東垣升陽散火。迺至百不救。一。今與英賢商確。仲景法。豈非民生之一幸歟。二。青龍項中脉見浮緊。日久致衄。用麻黃湯。次第三法。三。太陽病。脉浮緊。無汗。發熱。身疼痛。八九日不解。表證仍在。此當發其汗。服藥已微除。其人發煩熱。日暝劇者必衄。衄乃解。所以然者。陽氣重故也。麻黃湯主之。

之原文

此風多寒少之證。服藥已微除。則藥不勝病可知。

發煩者。熱蒸而鬱煩也。目瞑者。熱轉榮血。肝氣不治也。劇則熱甚於經。必迫血妄行而為衄。衄則熱隨血散而解也。陽氣重者。風屬陽而入衛。氣為寒所持。故重也。所以雖得衄解。仍主麻黃湯。以發其未盡之沉滯。而大變乎中風之例也。

④太陽病。脈浮緊。發熱。身無汗。自衄者。愈。原文

此即前條風多寒少之證。但無身疼痛。則寒證較輕。又無發煩目瞑。則陽氣亦不重。自衄即愈。比前衄乃解。亦易安。所以既衄。則不更主麻黃湯也。

⑤傷寒。脈浮緊。不發汗。因致衄者。麻黃湯主之。原文

寒多風少之證也。寒多不發汗，所以致衄。既衄，則風邪得解，所以惟用麻黃湯以發其未散之寒，而但從傷寒之例也。

青龍項中狀如瘡，表裏虛，禁汗吐下，用各半湯一法。

⑤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，如瘧狀，發熱惡寒，熱多寒少，其人不嘔，清便欲自可，一日二三度發，脈微緩者，爲欲愈也。脈微而惡寒者，此陰陽俱虛，不可更發汗，更下更吐也。面色反有熱色者，未欲解也，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，必癢，宜桂枝麻黃各半湯。

原文

此亦風多寒少之證。以其風雖外薄為寒所持，而不能散，所以面頰怫鬱之熱色。宜總風寒而兩解之也。

青龍項中脈微弱為無陽，用桂枝二越婢一湯一法。

⑦ 太陽病發熱惡寒，熱多寒少，脈微弱者，此無陽也。不可更汗，宜桂枝二越婢一湯。原文

此亦風多寒少之證。無陽二字，仲景言之不一。後人不解，皆置為闕疑，不知乃亡津液之通稱也。故以不可更汗為戒，然非汗則風寒終不解，惟取桂

枝之二以治風。越婢之一以治寒。乃爲合法。越婢者石膏之辛涼也。胃得之則熱化津生。以此兼解其寒。桑緩之性比女婢。猶爲過之。可用之無恐矣。

青龍項中汗出不解。用桂枝二麻黃一湯一法。

⑧服桂枝湯大汗出。脈洪大者。與桂枝湯如前法。若

形如瘧。日再發者。汗出必解。宜桂枝二麻黃一湯。原文

此亦風多寒少之證。服桂枝湯治風而遺其寒。汗

反大出。脈反洪大。似乎風邪再襲。故重以桂枝湯。

探之。若果風邪之故。立解矣。若形如瘧。日再發。則

邪本欲散。又且淺而易散。其所以不散者。終爲微



寒所持故略兼治寒而汗出必解也。

青龍項中辨表裏用桂枝湯單解風邪一法。

⑨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

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

衄宜桂枝湯。原文

六七日不大便明係裏熱況有熱以證之更可無

疑故雖頭痛可用承氣下之若小便清者邪未入

裏即不可下仍當發汗以散表邪然頭疼有熱多

是風邪上壅勢必致衄若兼寒邪則必如第二類

之身疼痛目瞑何以但頭痛而無身目之證邪故